



有她的那些好日子

□朱孝才

每年立秋一过，三伏进了末伏。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中元节到了。中元节也叫盂兰盆节，这是佛教一个重要的节日。老百姓很少晓得盂兰盆节，他们管这天叫七月半。

母亲眼里，这是一年中绝对的大节气。记忆中，七月半是母亲最有仪式感、最庄重、最严肃的一天。我们也期盼着这一天。在我们眼里，所有的节气都一样。节气一到，我们就又有好吃的了。

好吃的东西是母亲为故去的亲人准备的。母亲说，中元节这天晚上，如果送上纸钱奉上祭品，天人永隔的亡人就能在晚上相见。这相见只是托个梦罢了。

进入七月，母亲会去供销社买来一背篋金黄色的草纸，一刀刀裁成长方块，这就是纸钱了。纸钱一沓沓码好，有多有少有厚有薄，都是母亲按尊卑大小计划好了的。母亲另外买了几刀白纸，四角对折成信封状，然后将纸钱一沓沓装进去，再用糨糊粘好。一封封装了纸钱的“信封”封好后，读过几年私塾的母亲，会用钢笔恭恭敬敬在上面竖行写下一些文字。

这是一些很琐碎的活儿，每道工序都是纯手工。偏偏母亲大方，要奉送的亡人很多，光一封封写“袱子”就是件很费时费力的事儿。好在我们兄弟姊妹多，又都略懂文墨，她正好支派我们干这事。我们也乐意干，毕竟这活儿多少有些游戏成分。于是，我们拿了钢笔，一笔一画照着母亲的样式写，边写边嘻嘻哈哈打闹。写着写着难免就马马虎虎大而化之，只盼着母亲赶紧做接下来的仪式，一个与吃有关的仪式。

我们在写的时候，母亲就一直在灶屋忙活。她要在日头当顶前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奉送给亡人们，我们那地方叫“叫老辈子”。中元节一过就到了玉米收割稻谷开镰的时节，家家户户都备着头年的腊味、糟肉、干果，供销社买来的麻饼、鱼皮花生啥的干盘。这些都是准备请人收玉米收稻子时喝“挞谷酒”的下酒菜。

母亲从不把“挞谷酒”和“叫老辈子”搅和在一起，她更看中中元节的私密和仪式感，这是她和村里人不一样的地方。这一点已经在写“袱子”的时候就与众不同了。村里人通常是一堆纸钱，随随便便找块荒地一把火烧了就算完事儿，母亲却是一封封写好一一寄送，绝不大大锅饭的。“叫老辈子”也不一样，母亲除了办一桌酒菜，还要准备供果的。盛夏酷暑浮瓜沉李，瓜果都现成。但母亲有一道特别的供果，我们更愿意当做一个凉菜或者甜品，那是一盘糖拌西红柿。儿时的村里，西红柿还是神一般的蔬果，一般人家别说吃，就是见也是很少见过的。母亲的西红柿是一个重庆知青探亲回村带给母亲，母亲吃过后小心将籽粒蓄种种下的。西红柿放水缸里过凉，切片装盘撒上点白糖细盐，甜丝丝凉津津，好吃到不行。母亲说，“外公最喜欢吃这个，其他老辈子都搭伴享一口口福吧。”

母亲18岁嫁给父亲，一口气生下我们七姊妹。虽然和我们一样，好多父亲家的亡人她并不认得，但她一点不马虎。日上中天了，母亲拿一只碗从锅里盛了白米饭，吆喝我们带上“袱子”随她到屋角

的竹林里。母亲放了饭碗点了香烛，把一封封“袱子”码放成一个大大的“元宝”，自己先点了香跪下去对着“元宝”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让我们从大到小依次照做。我们一个个捣蒜般把头磕完，母亲便点火烧起了“元宝”。“元宝”熊熊燃烧起来，母亲会让我们先回屋等着。母亲一个人留在竹林，一边抹眼泪一边对着“元宝”念念有词。我们不知道母亲在哭啥念啥，只盼着她早点回来“叫老辈子”。

好在母亲很快就回了屋。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象征性地摆了几副碗筷酒杯。母亲打开门窗，让我们都闭上嘴巴规规矩矩站一边，自己往碗里添了饭杯子里倒了酒，把筷子一架架到饭碗上了，这才依着我们娃娃的口气虔诚地唤一声：“外公！爷爷奶奶！所有的老上亡人，都来吃饭啰！”唤完，母亲自己也站一边和我们肃立如仪。刹那间，屋里阒无人声，仿佛掉一根针也能听见。我们都不敢吱声，唯恐稍稍弄出点啥响动，“袱子”上的那些老辈子、那些正埋头享用酒饭的隐形人就会飞走了一样。

“老上亡人们！请下席了！”三两分钟后，母亲客客气气说句话，收了饭碗酒杯，脸一拉对我们说，“活老辈子些！吃饭吧！”话音未落，我们就呼啦啦围上去抢吃抢喝起来，最先扫光的总是那道糖拌西红柿。

母亲的生命在她48岁那年戛然而止。那年的中元节是她一人过的。父亲去遥远的天津看大哥大姐去了，在家的几个娃娃要么在大学读书要么在单位上班，都无暇回去陪她过一个中元节了。两个月后，母亲死于一场意外，我是唯一陪在她身边的人。

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又拣起了这个曾不屑一顾的中元节。为了早逝的母亲，为了怀念有她的那些好日子。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落在长满春色的长江

(外一首)

□黎晓婷

在时光的深处
期待，在梦的彼岸
轻启一扇窗门
那是通往重庆的桥梁
有人在此岸，有人在彼岸

山城的雾，缭绕着古巷的诗意
长江的水，流淌着岁月的芳华
你是那抹不经意的温暖
山水以诗的姿态相聚
如同一场久违的雨
落在长满春色的长江

重庆的街头，重叠的脚步
每一步，是时间的印记
也是心灵的交汇
传递着人间的欢声笑语

外婆的桃花林

外婆像一首诗存在过
住在她的桃花林里
和风一起，和雨一起存在着
她像一只灰黑色的喜鹊
每天扑腾在山脚那片桃林里
和蓝天一起，和黑夜一起生活着

外婆种的桃花很野
野得肆无忌惮，不白不红
但春风很喜欢，也被春雨宠着
而她，只是蹲在门槛上看
跟路过的鸟一样
为每一朵桃花沉醉
在某个春天里醉得不省人事

在白云落地之后
她带着宽容善良和仁厚
坐上春风的脊背
飞去另一片也长满桃花的天空

外婆就埋在山脚的那片桃花林里
埋在那里的星辰和四季下
带着留给春天的遗言
躲在一朵朵盛开的桃花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我想

□邓骥

我想做一条河
想怎么流就怎么流
想流向哪里就流向哪里
我想做一朵云
想怎么飘就怎么飘
想飘向哪里就飘向哪里
我想做一朵花
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想开多久就开多久
最好能配一曲牧歌
我就做一个牧马人
骑着马，任凭它
想怎么跑就怎么跑
想奔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我只要，在无边的草原
跑出一路蓝天白云
（作者单位：安诚财产保险公司）

故乡的乳名

□张儒学

乳名是留在故乡的，就像地里的庄稼一样，充满着阳光般的温暖，还时时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在故乡，每一个孩子出生时，父母都要取乳名，如猪娃狗娃牛娃什么的。从此，这个乳名就一直被父母叫着，被乡邻长辈记着，就像在山村里注了册似的，想改也改不掉。这个乳名，就如同一粒种子深深播种在泥土里，仿佛只有这些土得掉牙的乳名，才更有乡土味和人情味，浸透着亲情乡情，沐浴着阳光雨露。

刚出生时，父亲也替我取了个乳名。因为父亲读过书，比别人头脑更活一些，便取了个“云娃”。寓意将来长大后，像云一样有高远的志向。后来上学了，父亲又给我取了个学名，但除了在学校，谁都叫我的乳名。

岁月流逝，如今我已人到中年，每次回乡，乡亲们热情地招呼，叫的依然是我的乳名。我心里暖暖的，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美好时光。

那天，我又回乡下老家，在村口下了公交车后，正好从李三婶家门前路过，她十分热情地招呼我：“云娃，你们回来啦，快进来坐坐。”从李三婶家出来，一路上又碰到好些乡亲，和我打招呼，也都叫我的乳名，仿佛他们只知道我的乳名一样：“云娃，最近工作忙吧？”“云娃，来坐坐，喝口茶！”……大家又是端板凳，又是拿烟、泡茶，弄得本来有

事的我也只好坐下来，从庄稼的长势聊到今年的收成，从小时候的故事聊到新近发生的事情……这些平常而普通的话题，仿佛在浓浓的乡音中，就变得更加生动而形象起来。

回到家里，母亲高兴地招呼：“云娃，你回来了！”每次回家，母亲似乎都是这句话，可我听起来却很亲切而温暖。刚忙完农活回家的父亲也问道：“云娃，吃午饭没有？”做好饭，母亲端上桌子，我大口大口地吃，可母亲还是不停地说道：“云娃，这腊肉是自家熏的，你要多吃点；这莴笋，也是自家种的，多吃蔬菜对身体有好处……”

第二天，我们准备回城时，八婆突然跑来，说今天是小孙子的生日，非要请我们去吃午饭。盛情难却，只好去了。临走时，八婆包上油炸酥肉、清炖猪脚……我说什么也不要，八婆说：“云娃，给家里包点回去，你如果不要，就是看不起八婆了。”只能收下，八婆这才笑了。

最初回乡时，遇见有人叫我乳名还有些不习惯，也努力给乡邻们介绍我的学名，可他们老记不住，即使偶尔叫我学名，也是那么地生硬、别扭。

由此，我也慢慢习惯了他们叫我的乳名。我想，这乳名，就是一个永远留在故乡、被亲情乡情泡得浓浓的、永远散发着泥土味的名字！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作协副主席）

弯弯田

□黎强

在乡下，弯弯田随处可见，是最熟稔最亲切的。

它像一弯月牙，铺在洼地、山岗、平坝、沟壑中，哪怕只有小小的一方田地，弯弯的，亮亮的，总把坡上坡下的农事置于诗情画意般的遐想中。如月牙一弯的田亩，那是挨着家门口的水田，犁田耙田栽秧拔谷都是看得见的。一弯一弯月牙紧邻的弯田，从秧苗入土到稻谷入仓，都在乡下人的日子里。如果是一层一层的月牙重重叠叠往山尖上拓展，与山风、云朵、色彩一起，那就是老人家喊得出口的云间梯田或者七彩梯田，百看不厌，美不胜收。

其实，一垄弯弯田抑或是一坡弯弯田，从小喊到大，它仍旧是弯弯田。一个“弯”字，既形象，又生动，在乡野中铺展最朴实的农家景象，看得见，摸得着，难忘怀。

弯弯田是耐看耐玩的。秧苗播撒到田里后，就有啄食的麻雀飞来，把嫩生生的秧苗啄食得凌乱不堪，娃儿们恨之入骨。找来一个大簸箕，拴一根长长的细绳，躲在弯弯田的草丛或树荫下，待麻雀进入娃儿们设计的簸箕阵里，忽然一拉细绳，正啄食娃儿们撒在秧苗边的苞谷籽的麻雀，就成了簸箕中之鸟啦。原以为这样捕捉啄食谷种的麻雀的

事儿会得到大人的夸奖，殊不知大人一听，怒从心来，愤愤然说：“你以为逮了一两只麻雀，谷种就好了喽？你看你那双臭脚，不知道要踩死好多谷种？”娃儿一听，吓得伸了几下舌头，明白了好心做错了事。一缩头，跑回弯弯田边，看大人重新修补好谷种苗基。

稻谷长到齐腰高的时候，弯弯田一派生机盎然，把乡野阡陌装点得鲜活而生动。特别是抽穗扬花时，麻雀多起来，又不便布置簸箕阵了，就用弹弓射击。再有不知道哪儿来的蜻蜓，在弯弯田里飞来飞去，甚是好看。娃儿们便从斑竹林砍来一根细长细长的竹竿，竿头上粘上蜘蛛丝，在弯弯田这头到那头捕捉蜻蜓，乡下人称“丁丁猫”。正在兴起时，一不小心，一只脚“喇”的一下溜进稻田里，人也一扑爬栽进水里，浑身湿了一半。割完稻子的弯弯田，更是娃儿们的乐园，逮黄鳝、抓田螺，把弯弯田的旮旯晃晃踩得熟门熟路的。

长大了，才懂得弯弯田不但生长稻禾，还生长乡里农事，以及那些与锄头、犁铧、老牛、镰刀一起活着的乡愁。如果你侧耳倾听，弯弯田的每一条田埂就像琴弦，弹奏着故乡的弦音，娓娓道来，不绝于耳，飘荡在弯弯田的生生不息之中……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